

鲁迅作品精选



集外集
集外集拾遗

中国文史出版社

鲁迅作品精选·杂文

集外集
集外集拾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作品精选 / 华山编.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1.1

ISBN 7-5034-1134-1

I . 鲁… II . 华… III . 鲁迅著作—选集 IV . 12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1215 号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秦皇岛市晨欣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26.25 字 数：3168 千字

版 次：2002 年 5 月北京第 2 版

印 次：2002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198.00 元 /9 册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本社发行部负责退换。

目 录

集 外 集

序言	3
一九〇三年	
斯巴达之魂	7
说鉢	16
一九一八年	
梦	23
爱之神	24
桃花	25
他们的花园	26
人与时	27
渡河与引路	28
一九一九年	
他	31
一九二四年	
“说不出”	33
记“杨树达”君的袭来	35
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辯正	42
烽话五则	44
“音乐”？	45

我来说“持中”的真相	48
一九二五年	
咬嚼之余	50
【备考】：“无聊的通信”	
关于《咬文嚼字》	
《咬文嚼字》是“滥调”	
咬嚼未始“泛味”	59
【备考】：咬嚼之乏味	
杂语	64
编完写起	66
【案语】	
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69
【备考】：自传	
田园思想	75
【备考】：来信	
流言和谎话	79
通信	82
一九二六年	
《痴华鬘》题记	83
《穷人》小引	85
通信	90
【备考】：来信	
一九二七年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93
一九二九年	
关于《关于红笑》	101

通讯	106
【备考】：关于孙用先生的几首译诗	
一九三二年	
《淑姿的信》序	109
一九三三年	
选本	111
诗	
一九〇一年	
自题小像	116
一九一二年	
哀范君三章	117
一九三一年	
送 O.E.君携兰归国	118
无题	119
赠日本歌人	120
湘灵歌	121
无题	122
送增田涉君归国	123
一九三二年	
无题	124
偶成	124
赠蓬子	125
一二八战后作	125
自嘲	126
教授杂咏四首	127
所闻	128
无题	128

无题	129
答客诮	129
一九三三年	
二十二年元旦	130
赠画师	130
题《呐喊》	131
题《彷徨》	131
悼杨铨	132
题三义塔	132
无题	133
悼丁君	133
赠人	134
无题	134
无题	135
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135
赠邬其山	136
一九三四年	
报载患脑炎戏作	137
无题	137
秋夜有感	138
一九三五年	
亥年残秋偶作	139

附 录

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	
《奔流》编校后记	140
编后杂记	171

集外集拾遗

一九一二年

- 怀旧 175

一九一九年

- 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 182

一九二四年

- 又是“古已有之” 184

- 通讯 187

一九二五年

- 诗歌之敌 189

- 关于《苦闷的象征》 195

【备考】：给鲁迅先生的一封信

- 聊答“……” 199

【备考】：偏见的经验

- 报《奇哉所谓……》 203

【备考】：奇哉！ 所谓鲁迅先生的话

- 《陶元庆氏西洋绘画展览会目录》序 211

- 这是这么一个意思 212

【备考】：青年必读书

- 《苏俄的文艺论战》前记 215

- 通讯 218

- 通讯 219

- 通讯 220

- 通讯 222

【备考】：并非《晨报》造谣

一个“罪犯”的自述	225
启事	227
【备考】：那几个女学生真该死	
谣言的魔力	
铁塔强奸案的来信	
铁塔强奸案中之最可恨者	
我才知道	235
女校长的男女的梦	236
一九二六年	
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	239
《何典》题记	241
《十二个》后记	243
《争自由的波浪》小引	248
一九二七年	
老调子已经唱完	251
《游仙窟》序言	258
一九二九年	
《近代木刻选集》(1) 小引	261
《近代木刻选集》(1) 附记	263
《落谷虹儿画选》小引	266
哈漠生的几句话	269
《近代木刻选集》(2) 小引	273
《近代木刻选集》(2) 附记	276
《比亚兹莱画选》小引	278
一九三〇年	
《新俄画选》小引	281
文艺的大众化	286
《浮士德与城》后记	288

《静静的顿河》后记	294
《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序言	297
一九三一年	
《铁流》编校后记	299
好东西歌	309
公民科歌	310
南京民谣	311
一九三二年	
“言词争执”歌	312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314
今春的两种感想	317
一九三三年	
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	321
《不走正路的安得伦》小引	323
译本高尔基《一月九日》小引	326
《解放了的堂·吉呵德》后记	328
《北平笺谱》序	335
上海所感	338
一九三四年	
《引玉集》后记	342
一九三六年	
《城与年》插图本小引	349
诗	
一九〇三年	
自题小像	351
一九一二年	
哀范君三章	352

一九三一年

赠邬其山	354
无题二首	355
送增田涉君归国	356

一九三二年

无题	357
偶成	358
赠蓬子	359
一二八战后作	360
教授杂咏四首	361
所闻	363
无题二首	364
答客诮	365

一九三三年

赠画师	366
题《呐喊》	367
悼杨铨	368
无题	369
无题	370
无题	371

一九三四年

报载患脑炎戏作	372
无题	373
秋夜有感	374

一九三五年

亥年残秋偶作	375
--------	-----

附录

一九二六年

- 《未名丛刊》与《乌合丛书》广告 376

一九二八年

- 《奔流》凡例五则 378

一九二九年

- 《艺苑朝华》广告 379

一九三三年

- 《文艺连丛》 381

一九三五年

- 《译文》终刊号前记 383

一九三六年

- 绍介《海上述林》上卷 384

集
外
集

集外集

魯迅著



序　　言^[1]

听说：中国的好作家是大抵“悔其少作”^[2]的，他在自定集子的时候，就将少年时代的作品尽力删除，或者简直全部烧掉。我想，这大约和现在的老成的少年，看见他婴儿时代的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一样，自愧其幼稚，因而觉得有损于他现在的尊严，——于是以为倘使可以隐蔽，总还是隐蔽的好。但我对于自己的“少作”，愧则有之，悔却从来没有过。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当然是惹人发笑的，但自有婴儿的天真，决非少年以至老年所能有。况且如果少时不作，到老恐怕也未必就能作，又怎么还知道悔呢？

先前自己编了一本《坟》，还留存着许多文言文，就是这意思；这意思和方法，也一直至今没有变。但是，也有漏落的：是因为没有留存着底子，忘记了。也有故意删掉的：是或者因为看去好像抄译，却又年远失记，连自己也怀疑；或者因为不过对于一人，一时的事，和大局无关，情随事迁，无须再录；或者因为本不过开些玩笑，或是出于暂时的误解，几天之后，便无意义，不必留存了。

但使我吃惊的是霁云^[3]先生竟抄下了这么一大堆，连三十多年前的时文，十多年前的新诗，也全在那里面。这真好像将我五十多年前的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装潢起来，并且给我自己和别人来赏鉴。连我自己也诧异那时的我的幼稚，而且近乎不识羞。但是，有什么法子呢？这的确是我的影像，——由它去罢。

不过看起来也引起我一点回忆。例如最先的两篇，就是我故意删掉的。一篇是“雷鋐”的最初的绍介，一篇是斯巴达的尚武精神的描写。但我记得自己那时的化学和历史的程度并没有这样

高，所以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无论怎么记，也再也记不起它们的老家；而且我那时初学日文，文法并未了然，就急于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所以那内容也就可疑得很。而且文章又多么古怪，尤其是那一篇《斯巴达之魂》，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但这是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我还记得“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4]是大家传诵的警句。但我的文章里，也有受着严又陵^[5]的影响的，例如“涅伏”，就是“神经”的腊丁语的音译，这是现在恐怕只有我自己懂得的了。以后又受了章太炎^[6]先生的影响，古了起来，但这集子里却一篇也没有。

以后回到中国来，还给日报之类做了些古文，自己不记得究竟是什么了，雾云先生也找不出，我真觉得侥幸得很。

以后是抄古碑。再做就是白话；也做了几首新诗。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我更不喜欢徐志摩^[7]那样的诗，而他偏爱到各处投稿，《语丝》^[8]一出版，他也就来了，有人赞成他，登了出来，我就做了一篇杂感，和他开一通玩笑，使他不能来，他也果然不来了。这是我后来的“新月派”^[9]积仇的第一步；语丝社同人中有几位也因此很不高兴我。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收在《热风》里，漏落，还是故意删掉的呢，已经记不清，幸而这集子里有，那就是了。

只有几篇讲演，是现在故意删去的^[10]。我曾经能讲书，却不善于讲演，这已经是大可不必保存的了。而记录的人，或者为了方言的不同，听不懂，于是漏落，错误；或者为了意见的不同，取舍因而不确，我以为要紧的，他并不记录，遇到空话，却详详细细记了一大通；有些则简直好像是恶意的捏造，意思和我所说的正是相反的。凡这些，我只好当作记录者自己的创作，都将它由我这里删掉。



我惭愧我的少年之作，却并不后悔，甚而至于还有些爱，这真好像是“乳犊不怕虎”^[1]，乱攻一通，虽然无谋，但自有天真存在。现在是比较的精细了，然而我又别有其不满于自己之处。我佩服会用拖刀计的老将黄汉升^[2]，但我爱莽撞的不顾利害而终于被部下偷了头去的张翼德^[3]；我却又憎恶张翼德型的不问青红皂白，抡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我因此喜欢张顺的将他诱进水里去，淹得他两眼翻白^[4]。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夜，鲁迅记于上海之桌面书斋。

[1] 1934年12月20日作，1935年3月5日刊登在上海《芒种》半月刊第1期上。

[2] “侮其少作”，语出三国时杨雄《答临淄侯牋》他早年曾仿司马相如作有《甘泉赋》、《长杨赋》等，后来在所著《法言·吾子》。

[3] 雾云，杨雾云，江苏常州人，文化工作者。

[4] “被发大叫”等语，出自《浙江潮》第1期、第2期（1903年2月、3月）连载文诡作《渐声》一文，该文概述越王勾践和明朝亡国时有关浙江的史实，“二百年来，安见无名山万重，抱经独往之徒遍灭其中”等语句。

[5] 严又陵（1853—1921年），名复，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闽侯（今属福州）人，清末启蒙思想家、翻译家。1895年他译述英国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的前两篇，于1898年以《天演论》为题出版，“涅伏”，拉丁语Nervus的音译，见该书卷上《广义篇》：“官与物尘相接，由涅伏以达脑成觉。”

[6] 章太炎（1869—1936年），名炳麟，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家、学者。光复会的发起人之一，后参加同盟会，主编《民报》，他的著作汇编为《章氏丛书》（共三编）。他很推崇三国两晋的文章，自述“初为文辞，刻意追蹑秦汉”，后来“乃悟三国两晋间文诚有秦汉所未逮者”（见《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作者在日本时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在文风上受到章氏刻意求古的影响。

[7] 徐志摩（1897—1931年），浙江海宁人，诗人，新月派的主要成员。著有《志摩的诗》、《猛虎集》等。鲁迅因他向《语丝》投稿而作的一篇杂感，即本书《“音乐”？》一文。

[8] 《语丝》，文艺性周刊，最初由孙伏园等编辑，1924年11月在北京创刊，1927年10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随后移至上海续刊，1930年3月出至第5卷第52期停刊。鲁迅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和支持者之一，并于该刊在上海出版时一度担任编辑。